

风光旖旎壮锦源

蓝善文

在忻城县城东部有个群山环抱的村子叫内城屯，村子周围山峰连绵起伏，秀秀挺拔，形态各异，展现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一股清流从村西边的山脚涌出，形成一汪绿色的大水池，潭水清澈，鱼翔浅底，如碧玉镶嵌在大地上。潭水周边绿树成荫，景色优美，空气清新宜人。这股从山脚流出的清流叫芝江，河水从这里出发，沿着河道迈开轻盈的步子游走着于天地间，最后弯弯曲曲向西而去。芝江滋润着大片田地，蕴藏着田野的四季美景，创造出丰收的喜悦，养育着小城一代代人，被誉为忻城的母亲河。青山绿水在这里构成了南方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美丽景观——壮锦源。

内城屯风景格外靓丽，一座座新楼房掩映在绿树中，楼房外墙上的壮锦图案十分醒目。屯中间有个广场，是村民休闲娱乐的场所，他们空闲时常常在广场上拉家常，讲述着村里发生的动人往事，闲聊着富足的舒适生活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树荫下，有一位妇女和一台织布机的塑像，妇女在忙着织壮锦，动作轻盈优美，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展示织壮锦的高超技术。这个塑像和广场是为了纪念发明壮锦的莫曼姑娘而修建。村子周围的地里生长着大片绿油油的桑树，妇女们麻利地采摘肥大的桑叶，脸上流着晶莹的汗水，她们要赶紧把桑叶采回家去，因为蚕们早已饿得慌了。这些桑叶经过巧妙的转化，就会变成一张张票子，为村民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。

山清水秀人更美，山清水秀有佳人。相传这里是壮锦发明人——莫曼的家乡，有村前山上的莫曼岩为证。壮锦也称土锦，是壮族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，它与成都的蜀锦、南京的云锦、苏州

的宋锦，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锦。忻城妇女自古以来有织布的传统，她们用勤劳的双手在织布机上编制自己的希望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她们所织的布叫土布，非白即黑，色彩单调，主要用于缝制家人的衣服，只有少量出售赚钱以补贴家用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，色彩单调的布料难以满足人们对生活的追求，如何把土布织得更好，成为许多忻城妇女思考的问题。传说一天早上，内城屯漂亮的壮族姑娘莫曼在地里摘棉花时，突然看见晨曦中的露珠反射太阳光，显出缤纷的色彩，非常漂亮，于是她茅塞顿开，那缤纷的色彩就是她织布想要的色彩啊！回家后她立即寻找各种染料，在棉线丝线上染色，反复调试，把丝线染成了红、蓝、绿、墨、灰等色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经过艰辛试验，莫曼终于织出了鲜艳夺目的布料来。当她把色彩鲜艳的布料拿到院子晾晒时，竟引来蝴蝶在布料旁边翩翩起舞，这就是忻城壮锦的起源。壮锦的出现是忻城丝织业的重大飞跃。

每年农历二月初二，是庆祝土王即位的隆重节日。忻城农村常常举办祭土王仪式，有舞龙舞狮、唱戏等表演，热闹非凡。忻城女子常在社日结拜十姊妹，已结拜十姊妹的就欢聚玩耍，其中一项就是交流织壮锦技术。织锦高手拿出自己新创的土锦花头，供姐妹们欣赏，共同探讨提高织锦技术。莫曼每次拿出来的土锦花头总是鹤立鸡群，得到姐妹们一致赞赏。她设计的壮锦图案有万字、牡丹、团龙、水波浪、梅花、双狮滚球、石榴、菊花等等，色彩艳丽，栩栩如生。忻城莫氏土司曾邀请莫曼到家里传授织锦技术，教土司家

眷织壮锦。莫曼不仅到衙门传授织锦技术，还把织锦方法传授给当地的乡亲们，促进了当地织锦业的繁荣。许多外地的妇女纷纷向她取经，后来壮锦在忻城周边的宜山、都阳、安定、上林、迁江、柳江等地传播，名扬四方。随着壮锦质量不断提升，跻身入全国名锦之列，精美的壮锦成为宫廷的贡品。

莫曼不仅能织美丽的壮锦，人也长得漂亮，她还会唱山歌，声音甜美动听，是村里的百灵鸟。关关雎鸟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生活在山村里的漂亮姑娘莫曼，成为当地许多男青年追求的目标。无论男青年们如何讨好，莫曼都无动于衷，因为她心里早就有了帅气的特壮。特壮不仅身体强壮，还有一身好武艺，每年春节都到她们村来舞龙，吸引着不少姑娘的目光。每当莫曼有困难时，特壮都站在她的身边，成为她的靠山，让她心里踏实。在田间地头经常看到特壮和莫曼在一起的身影，村里人都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造的一双，只等父母安排提亲，就能喝他们的喜酒了。

就在莫曼和特壮要喜结连理时，当地官府收到了朝廷的文书，令地方官物色漂亮的姑娘送入朝廷作宫女。于是，官府老爷命当地的画师画了莫曼的肖像，连同她织的美丽土锦一起送到朝廷。皇上看到莫曼的画像立即被她的美貌迷住了。朝廷很快通知官府老爷把莫曼及时送入官。莫曼一家听说后十分紧张，全家人整日愁眉苦脸，无计可施。一天上午，官府派人到莫曼家，想请她到官府去教授织锦技术。父亲听说是找莫曼，便给莫曼使了眼色，莫曼即从后门悄悄出去了。父

我所想象的最为美好的人间佳画，都和厨房有关，并认为，如果真有什么信手拈来的幸福，那只能在厨房里发生，在果腹之外，还能在你需要安慰的时候赋予温暖的拥抱。

“寄给你的地瓜干吃了没？”母亲在微信里问我。“吃了吃了，您看，正在吃呢！”我连忙拍张照片发过去。我一边看书，一边吃着零食。“好吃吧？你爸亲自煮熟晒干的。”母亲得意地说。

地瓜干是我最爱吃的零食，小时候家住平房，晒地瓜干一般都是在房顶上，所以最喜欢偷偷上房顶玩，不光能看风景，还能吃地瓜干、苹果干、梨干、山里红干。

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，很少有零食吃，除了房顶，厨房也是我爱的地方，因为母亲总能变魔术般做出可口的食物，特别是春节，母亲一做饭，我都不出去玩儿了，猫在厨房看母亲忙碌。母亲当然懂我，炸麻花出锅了，乐呵呵地让我尝尝香不香，肉丸子出锅了，让我尝尝熟没熟。

厨房灶台是泥砖砌的，兼具煮饭和取暖的功能，大灶眼一般用于炖大锅菜、烩饼子、熬煮等，小号的灶眼炒菜、煮饭、烧水，灶台旁堆满柴火。

那时做一顿饭绝对不是一人能完成的，往往要分工协作。首先要父亲劈柴、挑水，母亲把火引着后，就由我来烧火。我和母亲配合默契，母亲洗菜切菜淘米下锅，我就按母亲的提示加一把柴，或者撒一点水，间或和母亲说些乱七八糟的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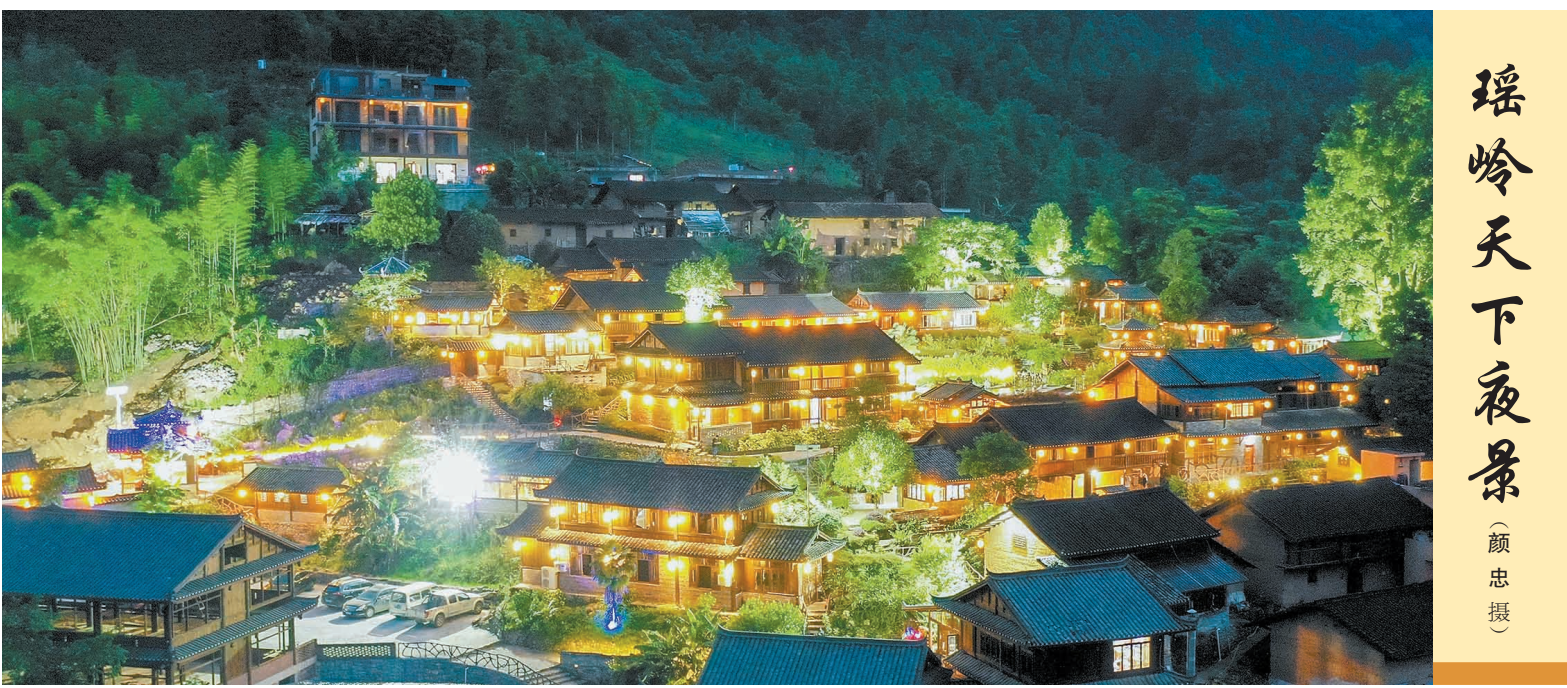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，在一个山庄里参加同学聚会。大家准备食材自己做饭，结果山庄里没有煤气灶，是大柴灶，在他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时，我早已挽起袖子把火生起来了。一个灶眼儿小鸡炖蘑菇饼子，一个灶眼儿炒菜，几个人在厨房穿梭往来，忙而不乱……

“来我家吃饭吧！”如果得到这样的邀请，恭喜你，你一定是对方很重视的朋友。这句轻轻的邀约，超越一切世俗意义上的金贵礼物。

犹记当年恋爱时，爱人第一次做饭给我吃的场景。“厨艺小白”的他鼓捣一个多小时后，端出一碗白粥，一盘炒鸡蛋，小心翼翼地问我好不好吃，看他那副讨好的样子我心里暗笑。其实我喝上一口粥，心和胃都盛满着喜悦与满足，嘴上却说“粥是好粥，蛋是好蛋，如果再有一碟酱菜，才可抵半日销魂。”于是他飞一般奔向厨房……我在心里暗下决心：此人可嫁！直到如今，日子过得醇香而踏实。

如今电视广告都做得美轮美奂，我最爱看的是和厨房有关的一切，柴米油盐，锅碗瓢盆，厨房小家电。在案板上剁一块肉，煎一块牛排；在刚刚出炉的清蒸鱼上淋一勺热油，“滋滋”一声；纤纤玉指再剥一篮毛豆子；细腻的白瓷餐具、黝黑的手工铸铁锅，一炉蛋糕的香气吸引着小猫在脚边绕来绕去……虽然充满商业味道，但还是令我心生美好与向往。

厨房有魔力，它是治愈系，更是温暖系。一个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好好吃饭的人，就算生活再艰难他都能坚定地活下去，并且能够努力过好。



瑶岭天下夜景 (颜忠摄)

古德村前白鹭飞

柳漪依

我们大清早出门，去象州县马坪镇古德村看白鹭。

雨踏着碎步，从五马拦江方向向我们悄悄走来。雨点愈来愈密，顷刻间，天空像掉下许多条线，天地仿佛涂了层灰。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雨刷吱吱响向两旁刮下一道道雨水。一会儿，马路上、鱼塘里，银白色的水花一朵朵飞溅，有些水花还没有来得及盛开就破裂了。

雨下得酣畅淋漓，连夏风也给它让路。庄稼盼雨，已有些时日了。同伴说，我们选了个好日子出门，真是风调雨顺啊！

一个多小时后，车子平稳地驶向古德村。雨也慢慢地退场。导航带领我们在村屯水泥路转来绕去，出了一个村口又到另一个村口，全是陌生的“窗口”。当“古德村委”几个字出现在眼前时，我们也像小鸟般活跃，个个伸长脖子叽叽喳喳叫。然而，怎么还不见白鹭影？一时间，我们的方向盘不知该往哪儿打。

不远处，河岸杨柳青青，一老农赶着牛车在前方，后面驮着一个戴草帽的女人一包货物。我们追赶上牛车去问路。“阿叔，看白鹭往哪里走？”老农侧过身看我们，微笑着停下牛车，指向反方向：“从这里直走大概五十米，向左拐，出了路口再往右转就到了。”一车人连声道谢。

我们来到一棵大树下，几位村民友善地告诉

我们：“喏，看鹭，跟这个骑电动车的人走。”电动车主人好像和我们是早已相识的朋友一样，他在前面带路，我们紧跟其后。电动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下来：“你们向右转就到了。”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果然看见有两三只低飞的白鹭。

在回途中，听到地地道道的象州方言，同伴感慨武宣和象州相距不到百公里，方言却有如此差别。我们也学讲象州话，却说得南腔北调，然后大家都为自己的愚笨哈哈大笑。淳朴的村民，热情地引路，让我们感到这个地方的温度。

看见了，白鹭就栖息在弯弯曲曲的荷塘后面。荷花不等我们来，要么还没开，要么已开到“打瞌睡”。我们穿过荷塘，登上观景台。一只只白鹭在红树林周围，有的在嬉戏，有的忽高忽低飞翔，还有的把头卷入翅膀，发出叽叽的叫声。我想数一数有多少只，数了这只，那一只又飞过来，大的、小的、白的、灰的，真是应接不暇。我很好奇白鹭怎么来的？来了多久？为什么这样多？可是周围很安静，没看到当地人的影子。观景台上只有一男一女。男的在专注地拍摄，眼睛一刻也没离开三脚架上的“大炮筒”，女的只顾好奇地看着我们一群人。听到我们的问题多了，她便主动向我们介绍情况。她说两人已连续四年拍摄了，有人说白鹭在这里生活十几年，甚至更久；早时，周围群众每天能捡

到一竹篮鸟蛋，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强，生态好，鸟蛋也没有人捡了。白鹭繁衍到现在有上万只呢……

我们欣赏着白鹭，大家自情不自禁地跟着古代诗人吟诵：白鹭忽飞来，点破秧针绿；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；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

我们来赏鹭，不拉横幅、不带标语，更不为寻找灵感，而是放松心情，清空所有的负累。然而，却收获了另一番奇异的景象：根据气象信息预告，当天都是雨的天气，等我们来到古德村后，心系着雷雨的乌云，在白鹭的歌声中拖着蓬松的尾巴飘向了远方，灰蒙的天空好像被冲刷过一样，太阳也露出小半边脸。

离开时，我又回望了一下红树林尽头一红一白的两栋民宿，它们在青山绿水间若隐若现。“古德鸟巢”几个醒目的大字像扎在荷塘上的一朵花。白鹭在周围自由自在地飞翔。

鸟与自然共生，人与鸟和谐相处，还有一路上热情地为我们指引道路的村民，他们慈祥的面庞和当地淳朴的民风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本来我不想动笔，但又忍不住一吐为快。古德村一行，所看到的景象，它既像一首诗，又像一幅恬淡清新的山水画。我不会作诗画，且用琐碎的文字记录：古德村前白鹭飞。



山水相映 (汤青摄)

记忆烟尘里的往事

陆永志

对于母亲，我儿时的记忆比较模糊，因为那时还是生产队，大人一大早便要出去干活挣工分，直到很晚才回来，而这时祖母早已抱着我，拍我的小腿哄我睡着了，所以对于母亲，我的记忆基本是说不出来。

对于外公，我的记忆倒是清晰。外公身材较高，有些驼背，他几乎总是在家编织竹筐。外公手艺很好，一根竹子被他均匀地剖开把竹青剥下来，再削成又细又长的小条，不到一天的时间，两只又大又结实的竹箩筐就被他给织出来了，然后到了圩日，他便把织好的竹箩筐挑去卖。那时我们小镇要七天才赶一次集，每到圩日，人可多了，人们从四面八方村庄赶来。可那时是不允许人们乱卖东西的，除了合作社的各种门市，普通的农民只能卖一些自家种的果子或是鸡蛋之类。当然我外公编织的竹箩筐属于生产工具，也是可以卖的。集市就在我们老街里面，一条街两边是民房或是合作社的门市，几乎都是泥墙瓦屋，偶尔远远有一两家高出半截，用毛竹或是木头做成阳台伸出来，这就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了。合作社有许多门市，有卖日杂的，卖布的，还有理发社、裁缝社、铁木社等等。当时最热闹的门市就是饮食社了，因为乡下村庄的人很久才能来赶集，早就盼着能吃上一碗粉了，所以饮食社里坐满了吃米粉的人，走进来，那浓浓的米粉卤水味便扑鼻而来。那时是五分钱一碗素粉，除卤水外加一点油，再洒少许的葱花。若是出到七分钱，便是肉粉了，有一小勺花生和几根肉丝。

我外公一天下来能卖出两到三对箩筐。下午四五点钟，赶街的人们陆续散去，外公也开始收摊，然后去买上一斤猪肉来到我家，径直往厨房走，取了刀，割下点瘦肉留给我晚上蒸了吃。每次都这样，有时母亲叫他不要割了，但外公从来不听，他就是要割下一点瘦肉来给我。

然而很不幸，我还来不及长大，去报答外公对我的爱，他便去世了。外公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老好人，他从来没大声说过话，更别说是吵架了，然而谁也没料到，他突然就得了急病，走了。母亲带我回到外公家，我看到院子里满是人。

外公不在了，所以每到农闲，母亲便要回去陪外婆。我也跟着去，不久就和一个表哥混得很熟。表哥比我大三岁，那时大约是八九岁样子。他可厉害了，爬树很快，像个猴子，还会下水去摸鱼，不一会就能从水下的石头缝里抓出一条鱼来。他还有一套很巧妙的捕鱼法子，不知是跟谁学来的。方法就是在溪边挖一个深坑，然后往坑里丢满石头，在坑底打开一个小洞与溪水相通，等上几天，再来把小洞塞住，搬出坑里的石头，哇！坑里好多的鱼。有一次表哥从坑里抓出了一条又大又长的黄鳝，我以为蛇，吓坏了。还有一次，他要爬上树去抓知了，却不慎踩断一根树枝，掉了下来。幸好下面是水，表哥爬上岸后，才发现额头被树枝划破了一道很深的口子，流了许多血。我再次被他吓到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后来表哥问一位看牛的老人要了一点生烟丝，压在划破的伤口上，才把血给止住。整个过程，表哥沉着冷静，不哭也不闹，当时在我看来，简直就是个英雄。

后来我要去念书，就很少回外婆家了。当时我们学校是两间很破旧的泥房，里面没有桌子和板凳，大家只是在里面玩。有时到房子后面一个干了的水塘去抓蚂蚱。干塘里长满了青草，我们跑来跑去，惊起各种蚂蚱。我们还到溪边去抓螃蟹。好大的螃蟹，经常会把它夹住手指，要用力才能撑开。螃蟹要烧红了才能吃。我们把一只只螃蟹丢进火里，它横着爬出来，我们抓住了又丢进去。现在回想，当时我们真是好残忍。

螃蟹烧红了，我们扒出来只是吹了吹，便咔嚓咔嚓吃起来。有位大婶见了，吓唬我们道：“螃蟹不能吃哟，吃了会多生一个手指出来。”当时我暗想，多生一个手指出来不是好事吗，压根没被吓到。现在想起来，东西是不能随便乱吃的，那样容易生病，只是当时大人懒得去解释那么多，只能吓唬小孩了。

现在回想，当时我们真是好残忍。螃蟹烧红了，我们扒出来只是吹了吹，便咔嚓咔嚓吃起来。有位大婶见了，吓唬我们道：“螃蟹不能吃哟，吃了会多生一个手指出来。”当时我暗想，多生一个手指出来不是好事吗，压根没被吓到。现在想起来，东西是不能随便乱吃的，那样容易生病，只是当时大人懒得去解释那么多，只能吓唬小孩了。